



ル 5
3143
12



門 儿 5  
號 3143  
卷 12

偃師縣志卷二十五

翰林院編修孫星衍

偃師縣知縣湯毓倬

同纂

藝文志

文

蜀郤正釋譏文

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  
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執制作範匠時不立流  
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  
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賸索微觀天運

偃師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志

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  
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  
屈大伸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  
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  
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  
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闕留心道術無  
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秘躊躇紫闥喉舌  
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  
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餐固未  
論忠款盡瀝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吾徒  
越有聞焉也蓋亦緩衡緩轡回軌易塗與安駕  
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憮播秋蘭以芳世副  
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嘆曰嗚呼有若云乎邪  
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闕筐舉  
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絃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  
人率爾卸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  
帝以面從為戒孔聖以悅己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  
將為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  
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敝書姬衰道缺霸者冀扶贏氏  
慘虐吞膺八區於是雲起狙詐如星竒邪蠡動智

故萌生或飾真以售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  
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法無定分義無常  
經故執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奸成呂門大而宗滅韓  
辨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  
鏤鏤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滯邪荒迷恣睢自極種  
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  
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頌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  
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  
邈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  
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勸  
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  
隆時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  
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貞上垂詢納之宏下有匡  
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臺臺尙此  
忠益然而道有隆歟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  
陽否於素秋元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保運氣匿  
而耀靈陳冲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  
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披其胸狙詐者暫吐其  
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  
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禘祭幾

皇道以輔真雖時者未一偽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  
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  
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  
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鷲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士  
畧含薛氏之三計敷陳張之秘策故力征以勤世授華  
英而不遑豈暇修枯鐸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  
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跼聞  
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  
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道人之有采於市農  
童之吟咏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  
進退任數不矯不詭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  
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  
淵柳季之卑辱福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  
不充諱失不慘憐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軫不弼  
譽以干澤不辭愆以息緇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  
罪何道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土山積髦  
成羣猶鱗介之濬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  
不為之眇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  
為河時陽盱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行止有道

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  
至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  
至路單將返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  
重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避叔肝之優游美疎氏之遐  
邇敦止足以言歸汎皓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  
懼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  
鑿尊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於  
飛奔燭察寶以飛譽瓠梁託茲以流聲齊隸拊髀以濟  
矣楚客潛寇以保荆雍門援琴而挾說韓哀秉轡而馳  
名盧敖翱翔乎元闕若士竦身於雲清余實不能齊持  
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己而自寧

王樂用美齋文

吳秋之管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邱  
之嵒嶧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邑而感懷  
意則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  
之可歸忘除暴之爲仁潔已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  
忘舊惡而希古遠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概要旣死  
而不淪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於今而見稱  
爲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合尼父之所譽

王仲宣集

唐杜甫祭遠祖當陽君文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寒

食之莫敢昭告於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  
成侯之靈初陶唐氏出自伊祁聖人之後世食舊德降  
及武庫應乎虬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  
克彰繕甲江陵浸清東吳邦於南土建侯於荆河水活  
活造舟爲梁洪濤奔汜未始騰毒春秋主解稟隸躬親  
嗚呼筆跡流宕何人蒼蒼孤墳獨出高頂靜思骨肉悲  
憤心胸峻極於天神有所降不毛之地儉乃孔昭取象  
邢山全模祭仲多藏之戒焯序前文小子築室首陽之  
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庶刻豐石樹此大道論次昭  
載揚顯號予以采繫于彼中園誰其尸之有齊列

取告茲辰以永薄祭尙饗

部集

唐禮識弔伯夷叔齊文

淇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中  
嶺隱胡爲得仁俾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  
兮去何止掇澗溪之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  
鸞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  
武謂墨線兮胡顏一叱兮忘饑若有誚兮于岳之關豈  
不以冠敝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  
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王之所恤  
者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綱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

豎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三  
 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黃鉞珪命  
 赤烏俾荷鉅橋之施常伸羨里之辜故能山立雲集電  
 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兩不彌於武庫九駿伏轅於文途  
 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蕪普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先  
 生逃將奚臻萬姓歸飭兮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  
 縞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  
 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  
 變以濟其利則焉有卓節之規各親其事靈乎靈乎雖  
 與道而保全乃一節為臣之不二文苑英華

周禮宗元弔其宏文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民乘君側兮王易為侯威厲  
 制兮鬱命轉幽疹疊膠密兮肝膽為仇奸權蒙債兮忠  
 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  
 橫驅以抑嵩高圻陟兮舉首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  
 以為式知死不可撓兮明彰人極夫何人之炳烈兮王  
 不悟夫讒賊卒施快於剽殺兮恒就制乎強國松柏之  
 斬刈兮蒹葭欣植騏驎并足兮罷駕抗臆鷺鳥之高翹  
 兮孽狐喘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孰病百而伸一擬  
 寡以校眾儉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



備自集示 卷二十一 五  
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余曷分閔宗周之已完豈城以  
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癘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  
茹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覽指白日以致憤  
兮卒頽幽而不列扳上帝以飛精兮躡廖廓而殄絕壘  
馮雲以徂愬兮終冥冥以籌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  
泮以超忽泣澗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  
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尼兮回衰世之道知其不可而  
愈進兮誓不渝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與爲  
友比干之仁義類兮緬遺絕以不羣伯夷狗潔以莫忍  
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修古  
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

呼哀哉敬弔忠甫

柳州文宗

唐韓愈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  
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  
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  
歔歔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  
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誰從當秦氏之失鹿得  
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於劍鏃抑  
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晉鬪里之多士孔聖亦云

其皇皇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人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集文

宋程頤祭朱給事光庭文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余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立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家在邦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出至誠尙論古人豈易其比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爲皆可紀述謂當大加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至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今君復往使予踴躍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邗山之陽歸附先宅思平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二程全書

宋程頤祭劉博士質夫文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予者幾希

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從游之情哉茲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叙其哀

二程全書

宋程頤祭李校書端伯文

嗚呼自余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焉質夫與子爲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余謂三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余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難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爲奠以叙其哀

二程全書

宋呂大臨祭李校書端伯文

嗚呼識子於南山渭水之曲知子於洛陽夫子之門期自振於流俗問學不異於淵源子之胸中閎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子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子之於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予求友於四方顧所得之幾希志或同而才之不足才或高而志與之違子敏且強予心子契謂其有年以立斯世嗟如之何皇天降災天於中道使不得盡其才質夫之賢余聞有素昔予見之傾蓋如故迺得與子情親義敦定交莫逆不啻弟昆天不憖遺質夫且死同其弔傷有

予與子子疾繼作予為汝憂子罹親喪既歸莫留別未  
踰月子訃亦至驚疑恍惚若有所失不意二子之賢而  
一朝至此道之難行我今知之人之云亡孰知我悲子  
之往矣天不相矣恍矣惘矣予笑望矣哀哉

明盧學韶祭伊尹墓文

惟公一德之元聖天民之先覺樂道義於畝畝俾君民  
於唐虞澤惠當時風教後世誠萬代之冠裳所當報祀  
之不替者也偃師乃敷教之地功德尤深洽於人心而  
首邱岳岳益崇瞻仰休風丕著祀事久湮誠非吾人崇  
報之典有司之職曠矣學韶等忝蒞茲土企慕休光思  
竭微誠用彰景仰謹陳牲帛恪奠醑

明黃中郡褚氏祭先祖文

身惟先世肇迹殷商蓋自微子分封賜姓分封季子於褚因賜姓焉  
而遂良公復顯於唐公以顧命大臣相太宗受顧命諫納昭儀  
不合諫高宗納武昭儀晚以節度使出守於杭即今杭州迄今鄉祠  
歲祀國典並揚子姓蕃衍因以名塘名褚家塘公雖移家於

浙而偃之塚墓纍然一方墓左有祠祠前有栢而本原

一脈尚仍仍乎緱山之陽我明統有天下徙富戶實中

都今帝鄉也吾先祖二公在調補懷遠衛中所軍役居山公以次于代

役相繼歸老故鄉即今偃師高祖德公始家鳳即今鳳陽曾伯祖

曰旺明農允臧惟我先大父信公頗以壯烈丁正統已巳之變收功土木授懷遠百夫之長即本衛所百戶之秩伯祖榮

公蔭襲遇例改授南陽成化年事例改選唐府儀衛司典儀先是相從於

鳳者已十之四五即今漸徙於豫者不啻三四門墻大

父先公諱永孝心純篤天性高朗慮根本之漸微恐宗

祀之就荒往來緱氏二十星霜春秋奉祀當時指尚三四百

計祠墓松楸鬱然在望合抱者猶稱棟梁去今僅四五

十載胡為相與凋亡孫生也晚寤寐不忘幸良公譜序

可考我永公遺訓尤詳恨儒業所絆宦轍相妨因循三

十餘載今始一奠椒漿徘徊墓側殊切傍徨感恩昔者

無限悲傷嗟乎木有本而枝葉始茂水有源而流派斯

長此大父先公雖垂老而在念而不肖孫越半世其皇

皇所幸一息尚存有孫曰學聊奉蒸嘗再幸伐木有王

辰地有疆行將清復歸我阡岡於是稽版籍明世系勅

聖理俾吾先世之在偃者視三派而並顯後之承宗祀

者歷百世而有光嗚呼先祖有靈來格來享

毓倬按稽寶此文殊為謬妄如唐史遂良世為錢塘

人以秦府參軍轉秘書郎遷諫議大夫授太子賓客

權大理寺卿拜中書令坐事出為同州刺史召拜吏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右僕射以諫納昭儀左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右僕射以諫納昭儀左

遷潭州都督轉桂州再貶愛州死貶所咸通中始訪  
其後護葬陽翟此僕射一生官職梗概從未聞晚以  
節度使出守杭州之說史傳非僻書豈竟未攷任意  
妄撰如是耶

國朝畢大中丞沅祭遠祖唐廣平太守贈戶部尚書忠  
義公文

恭惟我祖忠義公系出周宗勳高唐室丹忱光日月孤  
忠並紀睢陽青史耀鐘彝大節遠垂天寶肅千秋之裡  
祀典重太常留六尺之遺孤家藏複壁昔推門望並闕  
之崔廬後有達人數禁中之頗牧嗣滄桑之屢易尚  
孫又至孫沅喬居吳會素守青門報 國少文章早叨  
上第承

恩持節鉞移撫中州仰邀

聖主之寵榮實賴先靈之庇蔭雖克家代徵復始總出  
堂構之留遺而守冢近已式微難免松楸之剪伐遂分  
廉俸式表崇封復我原田鼎新祠宇茲因觀兵河曲駐  
節邙陽敬修展墓之儀聿隆追遠之義嗚呼撰瀧岡之  
新表愧無承叔之文溯王屋之宗支尙有昌黎之志毋  
忘祖德靈邱與嵩嶺俱高佑我後人遺澤共洛流並遠

度陳芬茲憑此几筵尙饗

湯毓倬重修唐贈諫議大夫燕欽融墓祭告文

惟公誠能察變奮不顧身當羸豕躡躅之秋正晨牝猖狂之日憤孤忠于幕職膽瀝青蒲抗極諫於殿庭地流碧血雖逆謀難遏先幾之料果符而兇磨已摧反正之功斯速慰忠魂于窀穸國有褒揚展禋祀于松楸人爭憑弔泊宮修會聖始移唐代之塋幸山號靈龜猶載熙寧之碣惟年遙以世遠遂碑佚而榛荒野老扶犁久被桃花于春雨子孫灑涕難澆麥飯於清明神有憑依宜切肌膚之愬民何知識遂于樵采之嚴毓倬讀唐史而仰慕先賢官鄭鄉而緒往牒得遺跡於將湮之日陵谷遷遷發乘爨以同好之心奮籠其助王弼西而葺宏北猶然步武無差廣平對而魯公隣同是英靈潛護前開羨道中鞏崇封樹以穹碑清其厲域精魂永奠如新彥伯之封志乘詳登不比杳冥之墓嗚乎爲國捐軀所以正朝綱而盡臣節顯忠溯古用能勵士習而厚民風敬筮吉辰用專虔告惟靈不昧鑒我芬芬

明口口重修城池記

嘉靖三十二年六月伊洛泛漲水入城甚大城池公廨學校民居盡傾毀無遺民畜死者無計四境無禾果木

福按邑城當伊洛之下流汎濫時嘗被其患者元至  
正三年秋大水漂沒萬家人畜十喪八九聞之鄉者咸  
化七年水入城漂沒民居十七年又入城以今較之殆  
有甚焉前年冬雨關井水冰下石擊之堅不可破此陰  
氣之盛凝結而然則今日之水固氣數不可逃也太守  
雙石翁葛公聞之不勝惕惻卽臨視之至則城可泛舟  
無駐節處百姓男女悲號之聲徹於山麓問不忍聞適  
又有歸德之變兩山盜賊依勢橫肆民無居守益喪其  
樂生之志太守公遂白其事於撫按發府庫銀若干集  
貲役若干以修治之且出粟以賑濟其困窮而又煮粟  
以給老幼之不能移者時縣侯王公表去位檄宜陽二  
尹殷公宗虞來視篆以董其事公順德人也至則不遑  
寢食與邑二尹馮公應宣三尹李公相尉陸公忠同心  
協力恪共乃事既而邑侯林公萬里至尤加意焉今年  
秋九月土木之工凡百廢壞悉復其舊而規制又恢宏  
焉且賑濟有方而百姓免流離餓莩之苦均我太守公  
之洪恩而諸君之功亦不可泯也春夏間瘟疫大行死  
者萬計然諸公盡力撫恤命醫調治生之者亦衆邑之  
士大夫命余記之余不文義不可辭因述其大概以告  
諸來者知水之漂沒固氣數之不可逃而人事之修亦



不可緩能謹其隄防則人事亦可以勝天矣雖然邑之水患二伊洛其一也一北邙之麓龍水出焉直射其城顛白虎堰障之西折而南成化間堰頽水突入城內公衙廳廨盡毀官吏木棲正德間稍加修築數年始安今來堰又傾頽矣苟不早爲之備則伊洛之患寧知不移於此乎二者皆今日之急務也因及之以告賢父母知所留心則一邑之民庶幾免其魚矣甚勿以余爲過焉是爲記

明呂純如唐太師顏魯公真卿墓碑記

不佞嘗讀唐史至顏魯公死節事輒歔歔嗚咽泣數下不嘉其烈而悲其遇惜其工於國而踈於身云嗚呼此固魯公之不幸也而非魯公之心也非魯公之心此魯公之所以爲魯公而工而踈而烈而遇魯公不計也胡氏苛於公者也何也名節大物也死生常事也去就細閑也辭讓曲懿也有違者擲之無憾者全之魯公全此者也胡子不知也魯公生而不死者也當開元之初非不號稱治平自楊李用而霓裳製仗馬空藩鎮陸梁邊役騷屑居天下於積薪之上而祿山一獯羯胡奴乃乘中國鈍耗不振之後敢肆其兇然之毒控弦南來突然發自鼙鼓動於漁陽而大河以北皆望風降虜

北回恐後而魯公以平原太守長安天子素不識面知名之人乃獨能繕甲實廩集烏合之衆櫻封豕之鋒倡大義以爲二十四郡望卒之大物不改鐘簴不移寧非魯公一倡之力乎迨夫希烈之焰不滅於安史而朱滔等又更吮齒虺鬪以爲之翼其視李氏猶几土肉耳而魯公被奸邪之譖汝州一行身無片胄徒仗區區忠義以收籠其跋扈之心至於死生已定一劍相與之言秋霜噴空長虹貫日而羣逆亦爲之稍警卽事雖不濟而慨慷就死畧無所撓抑何烈也或者曰讒人高張賢士無名盧杞甘心於公久矣是不可爲鴻冥儉德許平公編不鑿於寶乎是不然泚烈搆逆宗社机隍三朝人望所歸弁髦之謂何狗之而已彼且不難於一劍又奚暇計去就以爲身謀而况嗷嗷之是狙乎又曰堂邑之讓不亦過乎進明何爲者又不然公惟斷國事之濟而已固不知有進明也常山之轍亦非所計也余故曰魯公全此者也胡氏不知也卽其挺挺大節始終一致生死不移爵祿不能糜鼎鑊不能屈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或曰何如睢陽當燕寇之橫公之不爲睢陽者幸矣死令狐死希烈何以異乎然獨恨其始焉見擯於林甫終焉中讒於盧杞七十孤忠卒殞於逆賊之手天何

祚忠良之薄如此耶易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其魯公之謂乎攷之博物志云當希魏既敗返葬公於偃啟視之爪甲鬚髮皆長尺餘編體金色狀貌如生人咸驚異之豈真得碧霞異丹餌之翩翩仙去蓋亦天不欲使忠烈泯泯故顯赫之如此也余不佞承乏西毫蒐求往代故蹟而公墓在城北一里許乃爲愚民所蹂躪第見荒烟白草孤塚巋然而已因爲剪其藜蕪樹之貞珉而囚製不腆以識九京於不忘云仍系之銘

銘曰唐室不紀五大苦窳腥風震駭殘羯如兕倡義爲誰平原孤壘杲謙無生公歸國廷貞瓚明明蓬條者

豐百竊美落落晨星希烈逆孽張吻鼓劫虜也擠公請公征說公也問關仗節瀝血無良公胡褻裳殺之伊何非趙非房烈烈千秋幽兆永昌

明解情孝子馬棟廬墓碑記

嘉靖己丑歲僕筮仕西毫他政弗遑首諮可爲民表揚者屬之敦風教也是故於邑得義士劉貢士鳳焉於緱氏得戴相妻王氏焉具禮樹匾獎於其門始邑中次緱氏事竣將歸耆彥數輩羅拜道左僉曰聞侯方以義淑人心若孝子者殆亦侯所願聞者乎因詰其狀衆曰孝子馬氏名棟世居偃師姚家凹父名隱德弗耀娶王氏

弗嗣娶徐氏生三子長曰松季曰楠棟其仲子也棟天性淳篤讀書頓悟通大義遇嫡母疾且革晨昏躬親湯藥衣不解帶者月餘夜必焚香籲天願以身代旣而彌留棟哭踊頓絕踰時方甦治喪如制罔敢逾諷日合葬於父之先塋棟悲號不已里中達者諭之曰汝新婚甫兩月矧生母在堂恐子不能襄大事棟曰曩者吾父沒愚弱莫能爲迄今抱恨無涯今吾母沒猶夫爾愚無死所矣語訖嗚咽弗勝衆知其志不可奪乃已棟遂構木結茅廬於墓側設香火洎湯沐之具晨夕拜哭奠如生者積土悉自擔負日有程寒日雨雪弗易其度人有饋其孝欲爲代之者棟謝曰不肖孤力止此焉而已僕聞而異之且謂之曰士每病於務名功或虧於一簣孝子誠可嘉已行將遠圖焉一日道出孝子墓左肅令按轡潛詣其地孝子方慟哭竟弗聞有人跡至者徐起知爲僕至仍正襟如禮僕觀其外林木岑寂岩壑阻絕睹其內環堵蕭然靡所具睹其人婉而莊質而有體因思夫終身讀聖賢書而不識此義者何限里中少年乃能此可愧也夫可感也夫時楊公韋公駱公按茲土俱遣吏齎米禮其廬洛中縉紳嘉其行願一接見顏面鄉邑無少長皆稱其孝子而不名始於嘉靖八年八月初六日

迄今十年十月初六日制闈監生高子朗陰陽官高子  
掇邑人陳子鼎書其事徵言於僕僕曰苦志清修孝子  
之行也汲引善類君子之心也風勸表勵有司之分也  
因次第其事爲之記云

明呂純如金龍四大王香亭碑記

竊惟黃河之源出自崑崙之脉書稱洛水傳紀橫流帝  
堯九載焦勞神禹八年底績明德遠矣利賴宏焉詎意  
未流更資狂飈雷聲動地皇陵肘腋攸關雪浪拍天都  
輿咽喉胥係倘非威明呵護民其魚乎向微精爽赫靈  
國其沼邪洪惟至靈文靖支派廣應源流未宋飲忠熙  
明翼運九河利導息鯨吞鯢擾之雄四瀆澄清奠砥柱  
安瀾之象儲航魚貫而進弗知身在水雲中糧艘鱗次  
而來忽訝行超烟霧外詎但足民濟國且也惠旅通商  
簞笠千章靜聽漁歌清月滄牙檣萬疊閑看鷗語和烟  
汀鮫人構館於懸流泉客築室於巖底浮家泛宅那驚  
海隅之濤浪跡漚踪寧睹錢塘之激一人嘉頰兆姓揚  
休桂海澄波冰天灑潤煌煌玉璽下制書於九重燦燦  
金章宏隸轄於萬里豐功與河洛並著偉績共典謨同  
傳特勅廟貌於常新庸展報圖於不置巍峩棟宇邁金  
庭栢柏之居錯燦琤盤霧瓦貉白狐之薦人人戴德在

在酬勛結構陳修殫力駢轅之宇塗堊丹牘勤思沾漑之容蓋沐浴之夫誠可通於上帝豈薦馨之衆精難孚於元溟剏暨於隆慶戊辰之年藻繪於萬歷丙午之歲雖云韓人嗜義實則神氣鍾英期屆落成勒貞珉於不朽事屬永賴應天地於無疆謹載筆以擇言敬臨書而揚屬銘曰

二五剖判一六生成積石尾閭脈絡攸明萬派朝宗維禹之澤川侯波臣谷王來辟粵稽龍門閩闔宇宙四通八達神其繼佑濟彼大川利予舟楫宦海茫茫通津穩步上飛下輓如盤如礪鼓鬯民膏疏通國計嗟嗟行商閩關萬里命倚河漕慶徽德水千載呈清百年啟聖獻圖出書光昭帝命濬發天潢滔滔不涸食報云何霄壤如昨萬歷三十四年仲夏中澣之吉日

明呂純如新建二程夫子祠記

嘗聞之標者示乎目者也鼓者語乎耳者也藉令學不經世道不化成誠而逞之譎而招之則耳目何象焉是以索隱行怪之學雖述而弗可爲訓則不在祀典夫子沒微言絕邪說紛然四起矣不百年得子輿氏孟夫子出攘袂而力詆之而揚墨之徒亦各鉗喙竄跡去過人欲於橫流廻注瀾於旣倒韓子謂其功不在禹不信然

哉嗣是寥寥僅得一廣川氏又孑然不振而異端功利  
交蝕遞攻鼓棹揚波宮牆自峻而堯舜姬孔之道日就  
湮沒矣其誰向洙泗之源一爲之問津也賴天不斬於  
斯文千有餘蘓河洛呈符奎躔絢彩有宋之真儒輩出  
我程氏伯淳正叔兩夫子接踵並起相與周張邵朱諸  
賢倡明道學於伊洛嵩邙之間大要以正心誠意致知  
力行爲本凡自洒掃應對以至窮神知化齊家治國總  
歸之一誠今其語錄具在琅琅可考其大者辨異端似  
是之非開百世不解之惑芟聖學榛蕪之路自堯舜姬  
孔以來千四百年不絕如線之統如揭日月而重新而  
兩夫子之功德又豈在孟夫子下哉古人有一言一節  
之奇者尙足以傾動當時艷美後世好事弔古者或經  
其墳墓過其閭里尙歛歔徘徊想見其爲人思樹碣製  
銘以表彰之而况兩夫子翼聖真延道脉豈直斤斤一  
言一事之寄而西毫又真派所在也可令泯泯已乎今  
按其譜程氏自太宗朝賜第京師遂由中山入洛而大  
中公諱珦者則葬於緱氏之東南麓今奉祀生程之後  
猶明道二十一代孫耳孟子曰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在他治尙有耑祠矧此  
桑梓丘隴之地華表巋然翁仲屹然而顧令祠宇不舉

血食不修地方之羞也亦有司之罪也不佞爲此懼遶於城內之東北隅得隙地一區謀祠祀之卽日捐俸庀材鳩工倍值量地集諸役而盟之曰九我共事有不忠此祠者如此日一時邑之諸薦紳父老子弟相與踴躍輸金各有差乃構門三楹門內爲坊坊後爲殿三楹卽安神處也殿後構堂五楹東西廡各九楹堂後爲憩室室翼周以重垣砌以文石輪奐美如堊繪耀如俎豆肅如望之巉巖而栗栗蠹蠹而嚴嚴有不儼然起敬者邪景役也創於正月七日成於四月晦日工旣告竣且羣諸士之向往者口夕肄業於其中不佞乃進諸士而告之曰二三子知所以祠程夫子意哉祠之爲言思也所以寄耳目於無數也今兩程固爾鄉之先哲也語曰高山仰止二三子自待不薄生其地瞻其宇寧無景行之思乎第兩程推誠率物今得無有僂佻詛詬者乎兩程簡易惻怛今得無有文肆質齷者乎兩程骯髒守正今得無有洩忍脂韋者乎他如明道宰晉城伊川居崇政隨試輒效勛勩爛然今得無有粉虛聲鮮實效者乎有一於此入而稗學出而批政官緩急何所賴焉豈惟爾二三子之羞抑亦朝廟之憂不佞儼然長令不能表正二三子弟是誰之過歟則雖廟貌儼然棗盛旣潔雨



天子有靈將必吐之矣何以今日之祠爲吾願二三子  
朝斯夕斯寤寐羹牆若或遇之斷實不斲名斲真不斲  
偽希踪徃哲相與以有成庶此祠之建爲不虛而不佞  
竊微作人之譽以無貽曠濼之誚有厚幸矣二三子其  
謂之何多士唯唯請列之石庶嗣來者將有感於斯文  
茲祠與貞珉而俱遠也萬歷乙巳四月日

明蘭完植古賢祠記

古賢無祠有之自益軒呂先生始賢無定位定之亦自  
益軒呂先生始先生治偃之明年率諸生訪拜二程先  
生之墓建祠宇於城內又撤東郭外一舊祠而新之題  
其額曰古賢古賢者何殷太師比干伯夷叔齊懷田氏  
橫卓氏茂魏王氏弼唐褚氏遂良顏氏真卿許氏遠杜  
氏甫宋朱氏光庭諸賢者或產於斯或宦於斯或遊寓  
或坵隴在焉故並祀之然則伊尹何以不祀有耑祠也  
然偃爲西亳地古昔賢人衆矣曷爲乎獨以諸先生祀  
哉曰亦從簡冊中之最著者而顯揚之耳其不祀徐有  
功奈何以其從祠宣聖廟也然則卓茂朱光庭又何以  
祠曰偃之爲縣自秦始縣之名宦則自漢卓茂始也若  
二程先生接孔孟真傳朱光庭又接二程之真傳故特  
表而出之夫節義文章莫非吾師瞻依興起莫非吾學

諸君子於古聖先賢之道或得之爲忠孝或得之爲廉  
節或得之爲文章政事其所居之位不同所履之迹不  
一其爲道一也道在則皆可師後之宦者學者景廉潔  
則慕首陽之高風披肝膽則懷玉階之碎首爲文章則  
紹伊洛之淵源作吏治則思漢庭之卓異或受先朝之  
顧命或爲睢陽之礪齒或效魯公之不屈夫亦隨所居  
之位盡所履之節以求合乎古聖先賢之道而已矣然  
則賢祠之建此物此志也完楹當廟新之日適膺鄉薦  
將公車北上未克同諸弟子員隨益軒先生瞻禮然益  
軒先生實爲吾徒師表習聞其節義文章之教故更喜  
其成而樂爲之記也詩曰豈悌君子遐不作人先生有  
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輩其勉旃昔萬歷四十三年  
丙午十月日

明王世業重修儒學記

邑侯五山林公謁予曰學校風化之原水災傾圮而新  
構如初盍記諸予曰異哉水之爲患乎其泛漲歲月漂  
沒拯危與夫鳩工諸執事縣記詳矣復何言哉稽古我  
偃爲帝嚳之墟邗山北拱洛水南旋堯產於此契封於  
此神禹演疇於此成湯盤庚胥遷於此夷齊苦節於此  
名儒如朱光庭狀元如盧亞又皆表表於此茲固山川

人物之可知者在言不多讓焉當其周武踰河投戈想  
有感於文獻之地而遂戢其武平王式微偃不叛貳非  
其忠孝天植詎能至是孔子謂如有用我吾其爲東周  
蓋深賢此地足以復文武之盛乘人心而易之也侯曰  
予請學記而言此者何蓋居鄉論世之常歷適古先賢  
哲示啟迪後人者不必他有慕也苟區區於堂殿之美  
麗齋廡之煥新經營之始終而曰能修學焉是言其所  
修者學而不及其所以修之意庸何關於風化乎矧士  
子志學不同要皆不外於聖賢而景仰前人則自有餘  
師矣故以翼道統則闡執中遵五教體聖敬無虛意登  
山思忠義之節臨流玩天錫之文具體而微如朱盧二  
子者亦兼體而不遺焉以贊治統則廣親睦之化宏敬  
敷之典期允殖之治興永建之利清以濟廉疇以經世  
庶孔子東周之志有成而帝嚳隆古之風復見內聖外  
王備於是矣爲師者當以是修諸教爲弟子者當以是  
修諸學於昔有光增重山川可也若徒呻佔畢以工詞  
章假文墨而徼利達不惟辜聖朝設學之意亦且負諸  
執事經畫圖制之心矣是豈余之望哉雖然百工居肆  
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建修之功豈可少乎况倡  
率感化之本鼓舞作興之機又我侯之所當致意而不

可民者因并記之以垂不朽云

明張蒲呂侯建伊尹祠記

自古侈談王佐之烈者輒云伊傅周召而伊實冠三聖而首盛云當伊之相湯於亳也化隆允殖治格皇天厥勳懋矣而揆其自不越莘野樂道之中蓋堯舜之道道之源也性命之實際也辭受取與進退事使一以貫之者也而越千載而冥契之者吾獨得於呂侯夫冥契之真不在崇祀之靡文而亦不遺羹牆之神交則建祠一事侯又樂道於伊尹而欲親見之者也侯洞性道之秘正修之學此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也亭亭物表冰玉利間里慨然捐俸爲之代輸礦稅疏注澗水費資三百餘金而不恤卽千駟弗視之標也羣賢獨之衆聚養冬生院而猶巡行阡陌時察民之疾苦而輿休之卽一夫不獲之辜也他如訓養撫衆興學練兵諸政載在政錄未易更僕摠之伊尹以天下安危爲己任而呂侯以四境輯寧爲己責伊尹天下之任如此其重而呂侯四境之責如此其切故戶有絃誦之聲路無遺殣之望文教顯赫起百年久湮之運武科奮揚開一代未有之先孰非以道學飭吏治之明效乎則孰非樂伊尹之道而親

見之者乎故曰建祠一事是亦羹牆之神交也偃爲西  
毫伊尹冢在焉治西十里嶺田寨左傳有祠宇傾圮已  
久侯莅偃業修兩程古賢二祠矣項考志嘆元聖妥靈  
之無所也聿建祠於新寨道南基因社學之舊而廟貌  
巍峩環植以柏煥然一新耳目之觀侯之用功勤矣蓋  
惟志伊尹之志故崇伊尹之祀異日晉秩卿相規厝廟  
堂酬知覺斯民之願罄堯舜其君之施俾王佐之盛百  
世接踵而阿衡不能崇美有商是記也雖不足以模侯  
德業之盛而亦獲附侯之鐘鼎以垂不朽矣故忘其固  
陋而僭爲之紀侯諱純字孟諧辛丑進士南直隸吳

江人也萬歷四十四年歲次疆圍協洽三月朔日記

國朝蘭挺達重修城隍廟碑記

稽古帝王之制祀典也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  
祀之雉堞之城環以金湯豈尋常捍禦比哉則邑之祀  
城隍所以崇德而報功也偃之城隍廟在邑治東由來  
舊矣屢修屢圯邑侯蕭水慈君張公以館閣才試割下  
邑視事尙德而緩刑正身以率物廉仁誠敏如衡平如  
水清遠軼夫三異十奇而每朔望謁於斯及禱於斯穰  
於斯祈年祈穀於斯睹其廢缺而焄蒿悽愴輒感於中  
默祝而言曰今奉制爲神民主興教化課農桑撫字兆

姓恪恭神明令之職也若風雨時五穀稔災青不降則不能不聽之神神無負祀典之殷勤以修神職令亦何愛土木以妥神靈乎無何比歲穀歉兼禁旅駐郡官民倥偬不遑修舉廟祀乃於丁巳春鳴琴植花之餘又值時和年豐吏治民安之會念切神庥慨出俸金欲與真武廟一時并新之第工浩費廣經營匪易乃命功德主田野祀等佈告諸善共襄厥功遂爾集金錢鳩工庀材不幾月而告成範金焜煌敷采丹堊赫赫然罔不聿新盼嚮弗替矣昔張燕公祀荊州城隍曰致和產物功天育人張文憲祀洪州城隍曰城社是保民庶是依言精簡誠余亦無容易詞以爲紀矣惟慚自今至於後日鑿佑恒新俾庶彙蕃殖倉庾充盈邦無鞠凶民無疫癘而凡祀釐來歆者仰瞻榱桷則寅畏發於心而仁孝道然斯興矣雖然太公治灌壇風不鳴條子產治鄭蕪藜不生繫豈獨神之靈哉夫神亦鑒於有德耳我公治僊功著社稷澤沁人心將神眷公與公之迓祉自必身膺康強百祿是適子孫逢吉簪笏奕世矣而僊人士亦將藉公庇以邀神貺者又寧有已哉昔康熙六年歲次丁巳六月吉日

國朝孫可訓重修魁樓暨濬泮池碑記

按天文志魁者北斗之首星也次三星爲文昌司命總  
六星爲三台蓋文昌者應文運之昌明也三台者應三  
公也故其一日魁星又曰正星主陽德而象天子言首  
出也首出乎三公而翼輔以文明也則魁者實斯文之  
主倡科第之標幟昔彰應於梓童復徵瑞於五桂有夙  
驗焉此學宮之前必監斯樓而象斯象所以煥文光而  
振士氣也今偃之魁樓而名之以奎閱昔馮公碑文亦  
惟奎是疑夫奎者二十八中之一宿也星有十六爲天  
武庫主兵禁毒螫曷爲乎奉之或曰欽乎其光輝也昔  
乾德有五緯之聚人材萃焉故奉之然何爲樓是奎而  
魁其象乎且形肖乎星字象乎貌咸斗屬合符一致歟  
著矣設舉享祀而祈鴻庥將所對越者在此而所企慕  
者在彼豈不爲神靈所哂乎而欲藉以鼓暢文風勸勸  
筆陣疇其任之余承乏是邑幾六載其有事於人民社  
稷者頗云次第舉矣乃留神者偃據嵩洛山川之勝都  
會基之紹儒宗人文之盛理學明焉邇來文章科第稍  
覺遜於昔曷以故每朔望晉謁聖宮對魁樓而傷其歌  
斜恨剝蝕之風雨臨泮池而憾其乾涸厭壅塞之泥塗  
因捐俸爲領袖檄期修之且喜廣文胡先生素有峩樸  
之雅遂協閭邑紳士懽欣鼓舞釀金爲助經之營之於

魁樓則葺之斥除摧朽綴以新材而精靈得棲於丹閣矣於泮池則濬之汰去砂礫引以清流而魚龍得鼓鬣於碧波矣由是俯仰高深倏焉改觀璀璨日麗活潑天光然豈徒爲鬻序爭形勝已哉有志之士瞻星容莊肅發文明陸離之思臨泮水澄泓作風雲際會之想月枝高拔盧標競奪其以嗣前徽而光來業也寧有既乎則余之爲是舉而更正其名寔爲多士之勗是爲記康熙九年歲次庚戌七月吉日

國朝崔鳴鶯重修兩程夫子祠記

斯道之統自堯舜傳之孔子闡揚發明賴有子與氏子而微言絕邪說蔡燕克塞仁義世風凌替有由來矣兩程夫子應五百年昌運接踵並起倡明道學於伊洛嵩邙之間遠以紹堯舜以來斯道之傳近以扶姬孔而後人心之正使千四百年不絕如線之統如揭日月而重新先儒謂其表章羽翼之功不在子與氏下信然哉偃邑爲兩夫子址隴地華表巍然真派也明萬歷之乙巳年偃令呂公卜地文廟之左擬建殿廡講堂肖像於中置腴田奉祀事丹雘輝煌望之儼然起敬迨其後祀田湮而祀事廢棟宇圯垣漸就傾圯余承乏茲土仰瞻廟貌之摧頽惻然動念奈饑饉洊臻軍興旁午未遑



也治偃二年歲稍稔乃捐貲庀材易朽敗而更新之自  
殿堂大門牌坊以及周圍之牆垣次第重修凡三閱月  
而告竣功既成集紳士而告之曰若知所以敦崇修舉  
之意乎風俗之淳漓視乎道道統之絕續視乎人兩程  
夫子之人卽堯舜以來相承之人兩程夫子之道卽堯  
舜以來相承之道載道之人無時而去於人心卽斯道  
之統無時而不在天壤余之風勵人心開示來學者端  
有賴於此豈止爲受神靈飾觀美哉諸士曰唯唯請書  
斯言于貞珉以爲高山仰止寤寐羹牆之藉云  
十九年歲次庚申孟夏之吉

國朝呂鼎祚邑侯朱公革除漕政宿弊碑記

余尹陽信時聞榆山朱氏望甲山左而號村先生經術  
行誼尤卓越一時比庚申歲公奉  
命來宰余邑竊幸昔耳其名今食其澤顧余方浮沉青  
齊間未獲親炙休光及辛酉抵里睹公敷施如減耗羨  
章玩役修堤堰興書院累累善政難更僕數然戶祝里  
傳口碑不朽卽公德澤在人不朽也惟革除漕弊一事  
其法良意美允足永惠蒸黎邑父老數請勒石記之公  
固弗許旋又請於郡伯曹公且曰恐歷年久漕弛也曹  
公聽之乃相率礲石俾余爲記余惟方今

聖天子在上軫卹民隱諸弊肅清守土之吏無不勤宣  
德意寧復爾絲是務然或爲胥吏所慙溷斯屯膏可虞  
公則更制度立程式恪遵憲論分寸以之改斗如斛  
式濶底狹口使不得有盈餘五斗以上用斛收俱令民  
執槩平量直布單以盛餘粒悉聽民携還又運米水次  
貯以囊橐例由花戶自備所需以萬計事畢則里胥乾  
沒畧盡公慨然捐備毫不累民是誠益下有經善而  
天子之恩澤者已公以此爲治則既可謂心乎民者矣  
異日躋臺輔佐

皇猷宰天下當如此邑海宇蒼赤所以賴公者又豈其  
用是援筆而爲之記其他善政不具書以非本  
命且違公志也公山東聊城籍平陰人丁未進士諱  
志字念修曉村其號云

國朝崔鳴鶯創建文昌閣碑記

按天文志北斗二星爲文昌司命次接三台後連奎宿  
掌握宇內文衡斯固天文麗於上而人文成於下是以  
天下士君子咸尊崇奉祀焉歷代都邑建文廟必立  
帝像以至之載在祀典其所來者遠矣聞偃邑舊文昌  
祠在北城上不知廢自何時良因方位舛錯有碍居民  
迄今缺而弗補邇來文風不振科目中絕職此之故余

於政治之暇曠覽山川形勢縣治來脉蓋庚龍而以首陽山爲少祖者也前峰聳峙則景山爲對案後岳盤繞則邱嶺爲護屏伊洛之水由西東注歸大河但嫌流水傾瀉渙而不收所以民貧而少蓋藏是文昌一祠關文運之盛衰而龍煞一帶尤生民之休戚所係則富教之道所當并舉而增修之功不可不亟講也時諸紳士亦願從事遂於庚申冬捐資鳩工建崇閣於震方安文昌於其上一以補文峯之缺畧一以作水口之捍門夫以帝之神靈掌三百羣賢之命自能廣錫土類俾爾甘爾熾也乃其坐鎮水口萃渙爲聚又兼以潤澤生民俾千倉萬箱矣從此民豐物阜家給人足多士蔚起科第豈非此帝資之純嘏有以致之哉余故喜其成而樂爲之記康熙二十年歲次辛酉孟夏之吉工始於國朝李向芝重修湯王廟碑記

縣治之東北三里許有湯王廟出來舊矣父老爲余言歲或旱魃爲虐必禱神而祈焉多有應山之麓清泉潺湲名爲杏花溝春月時桃杏爭妍山呼谷應林木剗然莖之蔚然而深秀規制雖小實勝地也自流寇亂離而後廟貌頽圯神亦棲止無所基址僅存而神像竟置之荒烟蔓草中矣邑人禱雨於此靡不心焉傷之夫自古

傳師期志 卷之二十五  
言  
有功德於生民者率皆俎豆萬世永遠不替今也風雨  
不蔽鳥鼠不去如對越何何祈禱之爲也邑紳藺方苞  
王佐帝等慨然以重修爲已任各捐貲財且與鄉紳士  
謀共襄厥事由是庀材鳩工廟貌煥然改觀正殿兩楹  
擴舊址而廣之前又剏立捲棚三間丹雘旣成今而後  
我將我享我王其顧予之蒸嘗乎夫吾偃爲文獻之邦  
若舜帝若禹王皆有廟宇以崇祀典况湯居亳偃古西  
亳也焄蒿悽愴能不若或見之哉是役也興工於康熙  
二十一年之冬告竣於康熙二十二年之秋名雖重修  
功同剏建是用勒之貞珉

國朝張漢周大夫袁宏墓碑

上世無所謂忠剏忠自夏龍逢始自是以還殷曰比干  
周曰袁宏漢曰關羽各專一代唐宋而後忠臣益繁張  
巡許遠顏真卿岳飛文天祥諸公指不勝屈也至有明  
益盛矣嗟乎忠之盛國之衰也忠臣之作其在亡國之  
餘乎而漢又謂臣不幸而忠忠臣之傳亦有幸有不幸  
以吾所見比干墓關帝塚及所聞西湖岳王墳有土如  
陵祠廟巍然人世剏忠如龍逢墓寢替俎豆亦維缺樵  
夫牧豎躑躅其上耳久之墓將不復識也又况學樂於  
袁宏如周大夫者尤孔子所禮事者哉考龍逢墓在河

南郡西之靈寶長宏墓在河南郡東之偃師偃舊有碑立於道墓去道可三里在北邙之南麓土人相傳曰長宏墓卷然者一抔土耳余竊又懼及久而迷也爲輦石置墓下而於道別置一石爲題詩數言世人欲謁其墓者循我題詩之處而北可以得墓夫世人誦法孔子過其地未有不欲謁其墓者也至真卿許遠墓亦在偃余將次第修之龍逢上古之剋忠祠墓不可廢靈寶多令已諾吾言成吾志代吾修其墓焉

國朝蘭挺達邑侯崔公創修水渠惠民碑記

偃邑北枕邙麓南瞰緱嶺中界伊洛河兩山夾峙波濤

湍急歷代有水患而無水利邑東數里外有鄆溪一道清流泯泯逶迤南下而入於河歷年來亦罕知有利之者公以天下才來治吾邑於聽政之暇曠覽山川形勢喟然嘆曰渺茲細流可以濬之使深而引之使長激而西可以佐地德而變天功奈何聽其東歸委爲無用之逝波乎由是集居民而告之授以修築之方教以蓄洩之宜自出俸橐首倡厥事乃不憚勞瘁朝夕督視不數月而渠成瘠土變爲沃壤居民咸食水利矣嗟乎言吏治於今日蓋極難耳國家經費不給有司存留養廉之資一絲一粒皆裁充正供庸碌者補過不暇百廢罔舉

卽有留心經濟之士錢穀刑名求其事事稱職斯亦賢矣孰有如我公恢恢游刃驅無用爲有用貽斯民以樂利之休非其才智有大過人者能若是歟夫天下者一邑之積也使百爾有位咸知驅無用爲有用舉山谿水泉胥經畫而經理之則礎瘠盡變爲膏腴無難措斯世於家給人足之盛何慮乎旱澇何憂乎國用哉公治儋四年無利不興無害不除其善政難以更僕數區區瘡築之舉特善政中之一端耳然亦足以不朽矣邑人士戴公德而謀所以垂永久者屬余言以紀其事余曰是誠不可以無言也然余尤有望焉願環境人士時憚心力或浚高而疏淤或補缺而塞罅勿私啟閉勿越勿利則趨而勞則避勿勇於始而怠於終庶不致時遠而湮負公并自負也邑人士曰唯唯請勒此言于貞珉以示後來昔康熙二十年歲次辛酉十月中浣之吉

國朝朱續志重修堤堰記

歲在壬戌我

皇上龍飛之七年聖神文武四海乂安猶然朝乾夕惕凡所以勸諭臣工措民衽席者靡不諄且摯而大中丞雅公開誠布公凡所以黜陟寮屬留心民瘼者靡不嚴且明以及各憲宣化承流凡所以捍災禦患未雨綢繆

者靡不詳且盡予小子承乏茲土敢不體此意為兢兢  
 乎哉下車以來諮詢紳士耆老偃邑北枕邙山南瀕洛  
 浦邙之麓有黑白龍潭各一水自中瀆引流歸洛一遇  
 雨暴散流不及則直衝城闕大為民害明永樂間司土  
 者築堰障之嗣賴以安洛之源發自陝西維南縣冢嶺  
 山洛之南為伊河伊之源發自盧氏縣閭頓嶺俱由洛  
 陽而達於偃至城南五里棗莊楊邨二渡口二水會流  
 又東北流越黑石渡至鞏邑入於河每值水怒發時伊  
 洛之水與黃河頂拒則溯流而上旁延漫溢傾城壞壑  
 其為害較諸邙麓者尤甚明隆慶間河曲王公諱環  
 茲土歷經水患遂慨然以除害為急務自東郭門從

而西築堤一道接連北堰儼然屏障皆用民力也民咸  
 怨之亦不顧後遇大水及堤而止始知傾城壞舍之患  
 類是以息民咸德之弗衰迄今歷年久遠間或修葺不  
 能如舊兼之輪蹄襍遯雨雪浸淋日有所損北面一帶  
 更為殘缺康熙四十八年雍正十二年兩河水漲與堤  
 相平為患甚鉅迨至乾隆七年六月之朔霪雨竟日黃  
 河陡漲洛水莫測初四日夜逆流旁溢直至城南王公  
 堤下長至二尺奔騰洶湧勢迫機危維時余偕二三寮  
 采督民荷持畚鍤巡防護守待至黎明漸次減落幸獲

無虞因思水之為禍常有不測設無是堤憑何固吾城郭廬舍哉余自乾隆五年蒞任蓄是心已久兼之連歲豐稔爰進邑之紳士同謀增修以固吾邑喜紳士商民欣然樂從咸願捐貲余遂為之倡捐銀百兩擇廩膳茂才王吉士李麟定趙笏董其事是役也興工於乾隆七年十一月之望告竣於乾隆八年二月之杪凡四閱月而工成余親勘屹然更沿堤內外植柳千餘株其堤計長一千七百三丈五尺共捐銀六百七十二兩有奇茲將贊襄諸生及樂捐姓氏勒之貞珉以紀其事垂之永久敢云倡率紳士為一方之保障哉庶無負

思德殷勤愛民之至意云爾

朝朱續志創建西毫書院

乾隆十年二月

間考古昔有學校之制而無書院之稱自五季後迄於趙宋而鹿洞岳麓應天石鼓嵩陽諸院彰彰著聞者蓋以其時周程張朱諸先儒述闡聖諦學探本源遠紹孔孟之傳上接中天以下列聖聞知之統地以人傳而書院之稱乃大著於後世嗣是以還或設於官或設於士著之士若民一郡一邑學官而外率別立精舍幾欲更僕未易悉數矣豫省大梁書院自聖祖仁皇帝御賜題額



世祖憲皇帝復勅命延師訓迪月給膏火河郡周南書院前署府安溪李公廓而大之時余代庖洛陽實襄事焉今我郡伯曹憲臺尤加意培植委曲懇到諸德造學有師承文行交勵皆恪守宋儒正學務祇實行不獨人文蔚起連掇巍科僅詡稽古之榮也余初蒞偃邑於在城二程書院敦請名宿慎簡俊髦勤加考課冀有成效已五載於茲矣近者上邀天幸歲事屢豐子弟多賴雅意向學者視昔尤夥爰約邑中歲貢生趙笏諸生李麟定王吉士相地西郊特捐俸置基若干丈建堂設廡門臺垣墉以次就理几案諸物亦皆備具延邑諸生李麟定職掌教事虔誦吉日率諸生徒三十一人拜師授學既成禮迺進諸生而囑之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古之學者懷文抱質未嘗僅以詞華見也諸子幸生兩程夫子桑梓近地聞風私淑尤易爲力不事遠求也請卽以偃之鄉先生共傳兩程之學若朱與劉者爲諸子勸若伊川先生之於公掞也稱其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鬼神在家在邦臨民臨事動靜一由於至誠范內翰淳父謂其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又謂其從兩程學以格致爲進道之門以誠正爲入德之方李校書端伯之稱質夫也以爲純德懿行不愧君子又

謂其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其行也果外雖溫然可觀遇事剛毅有爲於處作人如二公其亦可以止矣今諸子有意來學尙其循循亶亶各取法於鄉先生之學之行以遙尋濂洛關閩之緒因以印心於鄒魯安見危微精一之旨不卽於是乎在耶聖人可學古人有言諒不余欺如是則茲院人材之盛將亦風氣日上後來出入直與大梁周南踵跡履發聯翩而起而毫西片楹且不難與豫之應天嵩陽古昔二院同流傳於無旣焉卽余之借榮施於諸子者實鉅且永矣時邑紳士共謀伐石以紀創建巖末余屬詞因卽書此以應之

國朝朱續志重修晉當陽侯杜公唐工部員外郎杜公

二墓碑記

乾隆十一年九月

偃之西偏土樓村有晉當陽侯杜預及其十三葉孫唐工部杜甫二墓在首陽山南洛陽故城之東此城卽漢魏晉魏建都舊址非今洛陽也今地隸偃師余承乏茲邑考之誌乘跡其塋兆土樓邨前故有小祠數楹詢諸父老曰此當陽侯杜公祠也村人改爲土神廟祠後有杜侯墓墓西南有工部墓微址尙存遂從祠後搜覓得諸豐草中侯墓爲土人馬現習耕地工部墓爲田方禾

耕地封土幾平余訝二公皆前代名賢况當陽以帝室  
之親分茅食邑其冢墓豈無公侯儀制不應湮沒至此  
及按當陽遺令於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兆域用洛水  
圓石開隧道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子孫一  
以遵之又按元微之作工部墓誌銘子美於天寶後寓  
卒荆楚間旅殯岳陽孫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  
勞晝夜去沒後四十年始克移窆於首陽山前是兩賢  
者一則以儉自完一則因貧薄殯旣無穹窿壯致又無  
華表豐碑而後人涖茲土者等公部山故壘莫之聖墓  
毋惑乎世遠年湮幾何不夷於地也余愀然傷之爲  
禮其地皆不受值將墓表而出之遂各增培封土立  
以標其處各具牲醴祭畢召鄉老屬以不時守護無繼  
耕樵而兩墳抔土於今復見日星矣嗟乎侯字元凱嘗  
晉武帝時經邦戡亂文武兼資朝野稱爲武庫鄉遂號  
爲杜父其所著述甚多而左氏傳註尤能羽翼麟經膺  
炙人口爲一代名臣工部字子美當開元天寶之際憂  
國憂民見於章句所著詩篇直追雅頌當時號爲文先  
生後世稱之爲詩祖之兩賢者立德立功立言皆足以  
炳耀千秋山川生色者也惟冀同志諸公表彰前哲修  
護以時使千年冢草常留翠色於人間此則仁人君子

之大德也抑亦兩賢之厚幸也夫是為記

國朝郡太守劉文徽偃師顧縣鎮民任天篤九世同居

記

偃師城南顧縣鎮有任氏子姓同居迄今九世咸噴噴

稱盛事顧縣鎮者成周緱氏邑故城顧故字謫也其地

土厚水深良田廣四頃任氏自山西來居以耕以食男

婦蕃衍至一百六十餘口仍合爨歷百餘年如一日乾

隆甲辰歲何大中丞以其事上諸

朝

天子嘉悅親灑宸翰

詩章匾額以旌復

資鏗幣表宅里任氏之盛遂稱唐壽良張氏宋江州陳

氏而上之矣余詢其家長天篤出家訓觀之嚴肅中禮

則先是天篤祖開昌生五子欲試其心潛以金二百匿

麥園中為士堯士舜拾之以告開昌曰天賜也曷取之

二人以子無私蓄堅請開昌知真能篤天顯者廼立永

不析產議使士堯更條為家訓一曰婚姻為人倫之始

二曰孝弟為風化之源三曰杜私為正家之要四曰勤

儉為持家之法博引經書史傳事先儒家訓以已意發

明之其喪祭用朱子禮母溷僧道與余先贈大夫竹園

公訓相合若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本程子意兼用  
邱文莊累世同居得行立春一祭之議則覈矣其尤得  
易家人受以睽深意言家道之離恒由婦人田真泣樹  
繆彤自撻往事具在於新婦三日廟見後家長召至中  
堂導以媿惡利害反覆引伸俟無間言迺使視饎佐誰  
不率者姑教之無棄禮卒愧悟朔望日聚子弟中堂講  
孝經小學次日以孝經女訓訓婦女紉繹毋憚勞以故  
婦女毋私饋毋私假毋飾容觀毋適私室以交最禮義  
或不終所天毋再適人稱完節焉其閑子弟之法毋逐  
末毋入城市毋詬竄奴生耕讀外惟學醫濟人毋索財  
不能者執百工之業自食其力毋廢人毋見尊長僭慢  
毋口斥人非其居室分昭穆以環中堂毋紊厨分內外  
左右毋踰闕男婦以班序食毋僂越毋嚙咤過其村者  
望雲樹融和烟火藹鬱書聲軒車聲相上下也有司問  
以不析產故對曰不忍也與張公藝對唐高宗書百忍  
字詞異而旨尤深摯聞其言孝弟之心未有不油然而生  
者夫任氏草野細民鶉居鷄食優游太和之宇非有詭  
言文字之屬瑰異竒絕之行而天性所敦積爲大順此  
由百餘年來

國朝仁義禮讓之化潛孚默率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茲

聖天子龍章墨寶輝映嵩邛河洛之間發潛德幽光益彰邳隆之治守斯土者怵慶爲何如也爰撮其事爲記微獨勗任氏子孫以守先訓者報國恩繩繩勿替而四方觀聽者奉爲則傲閑家富家之法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龍潭二龍廟記

知河南府事張松霖

龍之爲龍翳矣哉其乘乎雲氣養乎溟滓出沒乎幽明不可窺其端倪也其轟馳雷電變化風雨水下上汨陵谷不可測其神怪也是以嬉翔九天膏澤千里率土賴之此二龍廟之所由建乎偃師城北三里許有二龍潭青壁夾立雲根磊砢其上湛然一泓爲白龍潭下爲黑龍潭久著靈異禱雨輒應又其右懸厓建二龍廟初始何時邑志未載制旣狹陋棟宇垣墉且侈削頽壞過者愀然弗寧夫山川靈氣磅礴鬱積噴爲瓊源澄爲幽府神實憑依於是以前儲精降澤廟貌頽剝弗蠲弗潔何由

遷神麻酌神德也先是邑城無龍王廟專祠明府湯君  
莅任之初卽取二潭黑白石琢爲二龍神像以旗幟鼓  
樂詣廟迎之設於西臺舊書院中朔望瞻拜祈雨祈晴  
有感斯孚神靈妥矣是歲孟夏復濬龍潭過廟下見堵  
宇傾圯神像欹仆思急相度而經營之於是鳩工庀材  
拓舊基加崇焉前爲捲棚繚以周埒自溝甃石磴四十  
三級旋轉以上梁栿楹桶階墀甍甍之屬務堅栗耐久  
遠神像袞冕秉珪風雲雷電士穀之神環列左右翼然  
以肅幻然以深謁斯廟者儼有英爽颯來憑軒而望山  
谷

是役也費二伯緡古詩

四篇

我雖未兩閱月而落成經始之日卽得雨功將竣又雨  
起祝四境士膏暢發豐稔可期僉謂十餘年所未有神  
之嘉惠斯民何厚也嗣因三旬未雨民方憂旱余始知  
龍神靈驗自會垣馳檄明府令設壇虔禱閱三日公回  
經邑境甘霖隨車經宿乃止其靈應不爽昭昭若是有  
如溢口之禱者酬神之日士民雲集塚香相慶此後村  
簫社鼓牲醴粢盛祈賽者接踵而至應無虛日而神之  
賜福沛膏正未有艾至於塗墍補苴則尤所深望於邑  
之士民也夫樹石於廟匪徒記歲月誌感應也且以爲

勸焉

仁自縣志卷二十五 勸焉



